

# 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的相互作用

卫 哲

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的相互作用,是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随着现代世界性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评论日渐增多。这一问题涉及的内容很广,本文试从下述三方面谈些粗浅的看法。

科学技术进步是生产力的自然发展历史过程中合乎规律的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经常性因素。它有进化和革命两种形式。本世纪其革命形式的发生始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标志这场革命发展趋势的,是微电子技术、遗传工程、光导纤维、激光、新型材料、新的能源、海洋开发等一系列重大的科学技术发现及其新产业群的兴起。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给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带来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就其实质说,这场革命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场质变。现代科学技术同再生产过程日益紧密地结为一体,根本改变着生产的全部技术基础。它作为生产的内因因素,在社会生产力体系中,不仅作为一个有机部分,而且丰富、改造着这一体系的基本要素。如在劳动工具方面,综合自动化的出现,由控制装置担负着控制、逻辑程序和监督职能,不需要人的帮助,“只需要工人从旁照料”。①在劳动对象方面,创造了合成、裂变、复合等具有既定性能的材料,因而发生着质变。在劳动者方面,就生产发展史看,它有过三种职能:作为体力能量的源泉、生产过程的直接控制者和管理者、利用科学成就不断完善生产的主体。现在这些职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按照《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的说法,“知识生产力已经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在工艺方面,传统的机械工艺方法正在被物理化学工艺方法所代替。传统的机械工艺只能改变劳动对象的外貌,而诸如电浸蚀、电脉冲、超声波、电射线、电化学等等方法,却能直接作用到劳动对象的微观结构,使其变成性质不同的新物质。科学技术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改造和丰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这一切表明人类认识自然和在生产中利用自然规律的实践达到了新的质的阶段。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经济结构的改造作用正在加强。今天在西方世界,钢铁、煤炭、汽车、纺织、食品、建筑等传统工业普遍陷入困境,正在受到改造,而新兴工业,如微电子工业,却在蓬勃发展。在美国,以知识为基础的小企业发展极为迅速。在50年代,美国的新企业每年增加93,000个,而到80年代,每年新增的企业达60万个。从1969年到1976年间,美国新增加的900万个劳动力,有600万在小企业里。而一千个最大的企业,却没有新增一个劳力。其中,尤以高精尖科学技术知识为基础、生产智力密集产品的小企业发展很快。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还促进了生产组织、管理组织和管理体制的变化，它促使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起新的相互关系；它改变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它渗透到社会服务行业、办公室和家庭之中，日益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等。

恩格斯在评述18世纪后半期的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和应用时指出：“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改革，而它的世界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sup>②</sup>同样，马克思也发现蒸汽机和工作机的发明是工业革命的起因，确认工作机范围内的革命，既改变生产方式，也改变生产关系。因此，今天高度重视现代世界性科学技术革命的新趋势及其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并研究发展我们科学技术的相应战略和政策，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任务之一。

我们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是，我们绝不同意“技术统治论”。众所周知，30年代以来，美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广泛流行着“技术统治论”。这种社会学理论认为，技术及其有计划的发展本身，无需依靠其他因素，可以独立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目前这种理论同“工业社会论”、尤其是“后工业社会论”的观念紧密联系着。这些理论的错误在于，它不是把技术的发展理解为社会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是看成其中唯一的東西。为回避所有制关系，它用技术工艺关系偷换生产关系，然后从技术工艺关系直接导出社会机构的主要样式，使政治和精神生活脱离社会阶级关系。以便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经济、社会制度问题转向技术工艺问题、转向现代科学技术进步问题。

在如何看待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和影响上，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未来学、社会学有根本的区别。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历史是有规律的客观过程，科学技术进步只会加速（包括跳跃）这一过程，而不能改变它的客观性质和基本趋向。至于人们关于科学发现的种种论说，也只能预见，而绝不能更改、否定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点早已为科技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所证明。现代科技革命高潮已兴起20多年，各种社会理论蜂起，并未改变现代社会历史过程的基本趋势——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渡。同时，社会历史又是一个十分繁杂、充满矛盾的统一过程。“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sup>③</sup>由于科学技术的生产力性质，它的进步对社会进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历史创造是“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sup>④</sup>科学技术进步不是唯一的因素。事实上，“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成果……各种法权形式……政治的、法律和哲学的理论”。<sup>⑤</sup>因此考察社会历史进程，必须分析“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列宁语）。再者，社会历史发展的飞跃，或者高一社会形态代替低一级社会形态，不是由科学技术进步自然完成的。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进步的“决定性”意义只在于，它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发展，从而为社会的量变和质变创造基础，提供社会变革的可能和前提。这是因为，在社会生活中，物与物的矛盾的产生和解决总是由人与人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在阶级社会中是由阶级矛盾表现出来的。然而，尽管每个人都在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中担负一定的角色，但只有对这种矛盾达到自觉认识的阶段时，人们才能按其客观规律推动社会的发展，在此之前，只能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而对社会矛盾的自觉认识不是自发的，也并非任何人都能达到的。在今天，只有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才能达到这一点。因此，在探讨科技进步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时，见物不见人，看不到或者撇开工人阶级历史作用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最后，既然历史发展是合力作用的结果，那么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之间的作用就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作用、影响着社会进步，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又只能

发生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一定的经济关系之中，它的性质、社会经济后果和发展前景，必然受到社会条件、社会因素的强大作用。由于任何社会规律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因此，当我们把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的相互作用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考察时，就会看得更加明显。

## 二

科学技术进步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制度下都可能发生。因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具有对立的性质，而科学技术又只能以一定的所有制形式为发展基础，因此，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的相互作用具有不同的特点。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进步的相互作用大大加强了。其基本特点是两种进步趋势的同步性。科学技术进步成就的利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得到了有机结合。科学技术进步成为与社会进步相适合的生产力发展和新社会物质技术基础的具体形式。

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中，上述特点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从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看，建立起与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相适应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因而社会主义表现出科学技术发展的经常性动因。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时，必然把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作为建立相应的社会物质技术基础的必要前提来加以研究和解决。前面说过，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及其规律的实现，只能在它存在的一定社会形式、影响它发展的一定经济关系范围之内。因此，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就要把发展科学技术的任务同保证其发展的具体要求，最大限度地内在结合起来，以找到当时最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要求的方向，完善科学技术赖以发展的社会形式，力求使各种社会关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事实上达到最大限度的适合。

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看，在高度技术基础上，提高社会生产率，促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完善，用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邓小平同志说：“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sup>⑥</sup>在这个要求中，生产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力（如经济利益）与保证动力实际发生作用的措施高度统一着。这种统一表明文明在阶级对抗中前进的历史的终结。这种统一必然要求按照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改革旧的，建立新的、最合理的科学技术管理体制，以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并促使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同生产结合，迅速转化为实际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科技体制改革涉及许多复杂的经济政策和人事制度问题，需要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完善同步前进。这就要求把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同社会改革、社会进步内在结合起来，把利用科技成就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结合起来，加以统一研究和解决。

从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人类发展史上新型的、高度完善的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运动本身的目的。按照列宁主义的原理，社会关系是分为“思想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两类的。并且，“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看做自然历史过程。”<sup>⑦</sup>可见，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建立和发展新型的社会关系，或者如马克思的设想，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任务，是由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所推动，又与生产力进一步高度发展内在结合着的。

从两种进步过程相互作用的矛盾性质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也会发生矛盾：科学技术进步相对独立的发展，不断提高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引起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完善的必然性；而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的相对独立的发展，可能落后于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这就发生了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成为全国人民的财产，而且从今以后，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变成剥削手段。”<sup>⑧</sup>由这个根本点决定，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之间产生的这类矛盾不会转化为对抗，它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随着矛盾的显露自觉地予以解决。当然解决矛盾涉及相当复杂的问题，诸如涉及科技进步与生产发展之间关系的协调、社会资金的积累与科技发展规模的计划比例、干部的培养和再训练、远期规划和近期规划的结合、劳动工资和物质奖励制度的完善、人事制度的改进、科研教育体制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科研部门的物质技术装备的更新，等等。然而，“矛盾以解决的方式实现。”<sup>⑨</sup>各种复杂问题的解决，使社会关系更加完善，科学技术加快发展。目前我国科学技术体制、经济体制的改革，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腾飞的作用，表明了这一客观的辩证法则。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进步的相互作用，其基本表现就是二者在内容和基本方向上的相互接近、协调，日益带有综合、同步的性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进步和科技进步的相互作用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其基本特点是，社会过程的这两个方面不能协调、同步，只能在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中行进。这种情况，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早就有过明睿的批判。他写道：资本主义文明是在不断重新创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作“恶性循环”运动。“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

这里首先必须肯定，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仍有客观的必然性。一些最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对科学技术革命的新动向十分敏感，并且善于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来扩大生产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至今，美国、日本仍站在新技术革命的前列。如对待“信息技术”，日本、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乃至巴西、印度、墨西哥等都争先恐后地召集大规模的讨论会，制定发展政策，投放大量资金。这表明资本主义仍有发展科学技术的一定活力，简单化地看待垄断带有技术停滞趋势是不对的。列宁曾明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决不能全面地长久地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用改良技术的办法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利润，这种可能是促进着各种变更的。”<sup>⑩</sup>重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科技发展，并利用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我们对外开放的任务之一。如果对世界上这种新鲜事物根本不放在眼里，甚至把当代人类创造出来的新成果当作异端邪说，把它同资本主义制度混为一谈，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这只能是一种愚昧。但是，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对抗上”。<sup>⑪</sup>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在于提高利润，科学技术是作为资本的生产力而出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sup>⑫</sup>这就决定它们不能把科学技术进步用来保证社会进步，加速社会发展。相反，资本统治和社会进步（特别是根本变革）带有绝对不相容性。要维持资本的垄断统治，就必须遏止社会变革的进步。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进步具有矛盾的性质，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资产阶级利用科技成就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科学技术革命增强了加速社会进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必然性，使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同资本主义关系及其整个社会关系的矛盾尖锐化。这种矛盾，首先明显地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不适合科学技术革命的要求。垄断资产阶级为缓和这个矛盾，采用

了种种改良的办法。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普遍、迅速的发展就是一个重要的表现。它表明在现代科技革命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太狭窄了，需要借助国家来全面干预社会经济、直接参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方面加强了劳动和生产的社会化，发展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发展了生产的相互联系，部分地暂时地缓和了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之间特定形式的矛盾；另一方面，却使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根本矛盾更加深刻和尖锐化了。其表现是，生产力的发展采取了变态的性质：军国主义难以遏止的发展，经济衰退，危机的范围扩大和加深（如动力、原料、生态等多方面危机），社会浪费日益严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表现出社会深刻腐朽的趋势。进入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大动荡，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是这种腐朽加深的根本表现。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统治”的发展过程时曾指出：“当资本开始感到并且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时，它就在这样一些形式中寻找避难所，这些形式虽然看来使资本的统治完成，同时由于束缚自由竞争却预告了资本的解体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解体。”<sup>⑭</sup>在科技革命的作用下，无力靠自身力量运转的现代资本主义，按照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式中“寻找避难所”，也预告了自身的解体。

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冲突的深刻化，还表现为劳动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同社会产品分配的私有性质之间的矛盾。列宁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意味着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sup>⑮</sup>的确是这样。现在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一方面，科学技术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达到空前的程度。另一方面，劳动人民中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诚然，本世纪50—60年代，由于科技革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工人阶级斗争的加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如工资水平有提高、消费结构有改善、住房情况有好转、社会福利有发展。但是，对工人阶级来说，“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sup>⑯</sup>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里高失业率、高剥削率的存在，财富加速集中到垄断资产阶级手里，更加扩大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贫富差距。美国占全国人口千分之二之超级富豪，拥有美国公司财产的60%左右；占全国人口1.6%的百万富翁，拥有美国公司股票的80%。这表明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资本和贫困同时都在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真正是“助长富有的资本家的专制、充当压迫贫困阶级的工具。”<sup>⑰</sup>

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尖锐矛盾还扩展到世界舞台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科学技术作为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在科技革命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趋势大大发展了，而国家的存在又阻碍着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这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国际范围内就表现为世界生产的社会性同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及其各种民族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既加强了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又加剧了它们之间政治经济不平衡性，加剧了它们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P·阿隆在《进步中的绝望》中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进步与社会进步的对抗性质。他说：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和科技的进步，将造成实现“普洛米修斯的目的”的可能性——为了地球上全人类的利益而征服自然力和利用科学技术成就。但是科技进步事实上没有保证人类的真正利益。征服自然造成同“自然”联系的丧失。科学、技术、经济的进步导致道德、文化的退化，导致各个国家、各个阶级、民族、社会集团和阶层之间冲突的加剧。在美国，工业最发达，神经衰弱患者、精神变态者、罪犯、被社会抛弃的

入，其数量日益增多。进步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阿隆悲观地叹息道：“进步中的绝望”！<sup>①</sup>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悲观论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sup>②</sup>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的相互作用，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会最终用尽资本主义制度一切可能的、特殊的存在形式和变化，从而把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进步、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将被革命地改造成更高的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 三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指出，随着社会进步，社会因素在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中越来越起着主导作用。他们揭示了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社会进步、社会因素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特别加强了。如果在封建制度下，人们在自然经济的范围内能够满足自己的自然需求，那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从资本主义关系的本性中产生的对剩余价值的贪求，是刺激这种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动因。追逐剩余价值不仅要以社会再生产出自己自然生命力的需求为条件，而且还要以生产资料的占有者维护和巩固自己作为剥削者、竞争者的社会地位的需求为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时期，这种需求的日益增长，使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科学技术进步采取了革命方式，形成了18—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而资产阶级革命这样的社会过程，又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同样，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求上升的规律发生着作用。这种作用促进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然而，这种促进作用的大小，归根到底，依社会条件、社会关系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科技进步为转移。

应该指出，社会进步对科学技术加速进步的影响，从社会过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始特别加强了。这是因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砸烂了帝国主义的枷锁，为在世界上消除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奠定了基础，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实现质的飞跃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十月革命开辟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阶段；大大加强了历史过程中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加快了历史的进程；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为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所进行的社会改造，为发展生产力、形成与新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物质技术基础，为科学技术进步提供了社会需求和条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展开了自觉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人类开始从它的“前史”向真正的人类史过渡。在这个时期，如前所述，无论是形成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还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全部社会关系基础上成长到共产主义关系，实现完全的社会平等，形成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都要求新的、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新的物质技术条件。概括地说，社会进步发展中的飞跃，要求生产力发展中的飞跃，要求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因此，正是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世界性的科技革命，这绝不是偶然的。

这里的问题是，既然新纪元加强了社会进步对科技进步的影响，进步的社会制度对科技进步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那么为什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在科技革命中处于优势呢？这个原因是复杂的。诸如，社会主义制度还很年轻，它的优越性还未充分发挥出来。近20年来，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曲折，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现代两种对立的经济体系的相互依存和斗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复兴经济、摆脱困境，稳住资本统治的阵脚，在同社会主义历

史竞赛中取得优势,阻止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竭力发展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加强,国际市场竞争加剧,需要新技术挽救传统工业,开拓新型产业;超级大国争霸斗争越演越烈,军备竞赛的加紧,军火贸易的丰厚油水,使生产中采用科技最新成就成为绝对必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科学技术上原有的基础比较雄厚,发展科学技术的客观能力比社会主义国家强,科学技术突破的可能性大。从这些原因看,战后,特别是50年代后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仅没有否定,而且恰恰证明了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进步在科学技术进步中的主导作用。

列宁指出:“生活由于矛盾而前进”。<sup>⑩</sup>历史辩证法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刺激科学技术发展的种种因素将在发展中逐渐消失,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现时代社会进步的高峰,它在和科学技术进步的相互作用中,对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将显得特别具有创造性力量。我们深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三十至五十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注释:

①⑩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8、4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1页。

③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16页。

⑦ 《列宁全集》第1卷,第8页。

⑧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51页。

⑨ 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第109页。

⑩ 《列宁全集》第22卷,第269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⑫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6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60页。

⑭ 《列宁全集》第18卷,第594—595页。

⑮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8、535页。

⑰ 转引自(苏)阿法拉西耶夫主编:《科学共产主义基础教程》。

⑱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7卷,第219页。

---

(上接第11页)

(六)此外,还要重视“两通”方面的智力投资,采取多种层次,多种方式的办学方式来培训“两通”的干部,使它们懂得有关的理论、政策、技术和管理方法;以便更好地把“两通”工作搞上去。

总之,抓好“两通”这个联系生产和消费之间、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可以使货畅其流,将有助于实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这样,商品生产从而整个国民经济是会得到迅速发展的。

注释: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3,49页。

③ 《商业词汇》,中国财经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4页。

⑤ 赵总理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83年中国经济年鉴》第68页。